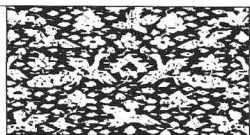


黃奕珍 著

杜甫

自秦入蜀詩歌析評





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

作者◎黃奕珍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黃奕珍作．——初版．

——臺北市：里仁，民 94

面：公分

ISBN 986-7908-62-7（平裝）

1.（唐）杜甫—作品評論

851.4415

94003604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黃 奕 珍 著

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

校 讎 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3393-7766

Email：lernbook@ms45.hinet.net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廿日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360 元

ISBN 986-7908-62-7（平裝）

緣 起

拿到博士學位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輔仁大學理工學院共同科擔任大一國文教師，科裡對教學有些基本的要求，要我們設計有主題、有互動活動的課程。我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開始認真思考我以往所學能對大一學生有什麼樣的幫助？我要如何切入他們的生活，讓他們既可讀到一流的中國文學作品，又不致感到艱澀枯燥？後來我決定要給他們以往很少讀到的大家作品，並且配合他們的人生體驗，提供一些新穎的看法。最後定案的課程四單元之一便是「故土與異域」，因為我的學生們正要面對從原生家庭中獨立出來的挑戰，這個挑戰不能簡單化約為經濟上的獨立而已，而其實包含了很多文化、社會、文學、思想的複雜層面，而這些都可能對他們對此的認知與往後要做的種種決定影響重大。

選擇教材時，我便已決定要他們讀杜詩。這個決定其實淵源於之前的一些學習經驗。大學時教英詩的陳祖文老師曾再三告訴我：「西方有莎士比亞，東方有杜甫。」我之所以維持閱讀杜詩的習慣也由他啟蒙。接下來我考慮的是，該給學生們讀哪些杜詩呢？我希望這個單元能有些重量，所以我從杜甫離開關中、往西南避難開始，揀尋合適的、較為沈鬱的作品。把這些作品連繫起來，也才能看到這次離開中原後，便未曾再回過故鄉或一心繫念的長安的杜甫，在不能歸返的旅程之中如何持續地寫作他對家的思念與對自身所處境地的反省。而入蜀紀行詩則是這些詩選

中主要的篇章，在備課之時，我發現這組詩作並未受到研究杜詩的學者們太多的關注，而在課堂上講授這些詩作，更讓我驚訝於它們記述景物、描繪心情的本事總能得到大學新鮮人的衷心讚歎。

在國文課的「故土與異域」單元中，除了杜甫的詩作外，還陸陸續續地讀了柳宗元、蘇軾等有關思鄉與貶謫的作品，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高行健的《靈山》、朱天心的《古都》等小說，藉助這些其他作品的書寫角度就更能明白杜甫詩中較幽微或較具哲學性的面向，這些，對我寫作本書的四篇論文是具有相當的啟發作用的。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這些年來和我一起討論這些作品並不吝分享自己意見的學生們。另外，承國科會的補助才有本系列第一篇論文的誕生，在此謹致謝忱；計畫助理陳美娟、我的家人與朋友們也是支持我完成本書的重要助力，在此一併感謝。同時，我也要對里仁書局審稿的兩位前輩學者表達衷心的謝意，他們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這些建議我已盡可能採納，並作了修改。還有，本書付梓時間倉促，也要多謝里仁書局徐先生與曾小姐的幫助。

目 錄

緣 起	1
壹、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中的「人生」隱喻	1
一、「吾道」的雙重意義：「人生」與「旅程」 隱喻關係的建立	2
二、紀行詩中的人生論述與行旅實況	6
三、旅程實境與人生論述發生關聯的途徑	15
四、旅程與人生的相互隱喻	19
五、結論	32
貳、論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的成就與其文學史地位	41
一、自秦入蜀紀行詩的範圍	41
二、自秦入蜀紀行詩的成就	44
三、自秦入蜀紀行詩的文學史地位	55
四、結論	70
參、論〈鳳凰臺〉與〈萬丈潭〉「鳳」、「龍」之象徵意義	83
一、前言	83
二、「鳳」與「龍」的象徵意義及其特色	85
三、〈鳳凰臺〉與〈萬丈潭〉可以並列討論的原因	

-----	103
四、結論 -----	113
肆、以「重覆」辭格詮析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 七首〉的意義結構兼論其為「創體」之原因 -----	129
一、前言 -----	129
二、以「重覆」辭格詮析〈同谷七歌〉的內容與 結構 -----	130
三、〈同谷七歌〉的開創性 -----	164
四、結論 -----	179
結 語 -----	201
附錄：杜甫自秦入蜀詩作 -----	209
參 考 書 目 -----	219

壹、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中的「人生」隱喻

安史亂後，杜甫飄泊西南，入蜀之前的社會寫實詩如三吏、三別等與入蜀後的夔州詩等皆普受重視，除了獲得極高的評價外，也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而此二時期間所作的詩篇中，秦州時期及成都時期的作品，也都已有專著討論^①。至於對自秦州至成都所作詩篇之研究，則有譔湛、馬曉光、柯素莉、李國豐等人的論文^②，這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杜詩中自然與人生觀照的密切關係，如譔湛指出杜甫「將所見聞之山水風景，所感興之人生境遇，發乎於詩歌」^③；馬曉光以為他將「沈鬱頓挫的感時憂世之情寄寓在艱險雄奇的秦巴山水之中」^④，只是他們並未具體討論這兩個層面如何透過特定的修辭機制加以融合與完成。

事實上，此組詩作的特點之一即為將旅程的細膩刻畫與人生境遇的省察思索互相結合，藉由二者的糾葛牽連唱和出繁複幽微的行路歌吟。而此一閱讀效果之達成，有賴於詩人所精心設計與使用的「隱喻」修辭技巧。本文為深入揭示此一技巧之操作過程，遂以杜甫入蜀紀行詩為範圍，先確立「旅程」與「人生」間的隱喻關係，再就此闡析二者的具體內涵，並援用隱喻的理論解析其彼此依倚的情形、探究其意義生成的可能路徑、具體展示其所包孕的多種意涵，最後則就其營造的效果及特出之處作總體的評判。

一、「吾道」的雙重意義： 「人生」與「旅程」隱喻關係的建立

本文所謂的自秦入蜀紀行詩，是指杜甫在唐肅宗乾元二年（西元 759 年）秋，自秦州、同谷入蜀至成都所作的二十四首主要以地名為題的五言古詩。這二十四首詩可依其行止再分為兩小組⑤：

A：

- 1.發秦州
- 2.赤谷
- 3.鐵堂峽
- 4.鹽井
- 5.寒峽
- 6.法鏡寺
- 7.青陽峽
- 8.龍門鎮
- 9.石龕
- 10.積草嶺
- 11.泥功山
- 12.鳳凰臺

B：

- 1.發同谷縣
- 2.木皮嶺
- 3.白沙渡
- 4.水會渡
- 5.飛仙閣
- 6.五盤
- 7.龍門閣
- 8.石櫃閣
- 9.桔柏渡
- 10.劍門
- 11.鹿頭山
- 12.成都府

前一小組是由秦州出發至同谷所寫，後一小組是由同谷出發至成都所寫。從結構上看，〈發秦州〉和〈發同谷縣〉各為兩組之序詩；〈鳳凰臺〉在同谷近郊，「為杜翁寓同谷縣時遊覽之作」⑥，可視為第一組詩的結尾，〈成都府〉則為第二組詩篇的尾章⑦。

在杜甫之前的詩歌傳統中，已有普遍以行路來比況人生的現象。樂府詩「行路難」一題內眾多詩作即為立基於此一比喻之上所作的各種發揮^⑧。這表示這樣的比喻在杜甫創作入蜀紀行詩時，已是為讀者相當熟悉的一種表意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較為陳舊的比喻。

〈行路難〉這一系列的詩作「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⑨，其主要的重心並未放在路途的辛苦上，而以陳述各式各樣人生的挫折艱危為主^⑩。換言之，「行路難」中的「路」字已然偏重於「人生之路」而非具體的行旅經驗了。而杜甫在這樣的詩歌環境中所選擇的創作路線，是把這一趨向象徵性的、熟爛的比喻重新拉回到比喻形成時那新鮮的、同樣重視比喻物與被比喻物這兩端的狀態中去。

以下先談杜甫在入蜀紀行詩中如何以「吾道」或「道路」、「路途」等關鍵詞構建「人生」與「旅程」的隱喻關係，再說明為何把整組紀行詩視為一大型隱喻的原因。

觀察以上這些語詞在詩篇中的意義，可以說是在兩極間擺盪的。這兩極一為具體的、供人們行走的道路，放在紀行詩的環境來說，即是杜甫所面對的真實旅程；一為抽象的、立身行事的準則、做事的方法，或出於自覺而作的人生選擇，是詩人要面對的人生道路，或是對自己在世界上所佔位置的一種了解。像「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石櫃閣〉）、「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青陽峽〉）等，指涉的是實際的旅途。像「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劍門〉）、「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治」（〈鹿頭山〉）指的是抽象的治國之道或處事的方法。饒

富趣味的是在中間的部分，在以下的例子中，或依循詩篇的意義脈絡、或基於章法結構，「道」或「路」的意指出現由「旅程」趨向「人生」的現象。

〈發秦州〉詩結云「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因其前為描述中夜出發的實景，所以予人的感覺是，此處的「吾道」即為詩人即將要踏上的旅途。但在本詩較前面的部分，詩人揭示了他對此後人生所抱持的三個願望：求溫飽、完成旅遊的心願、尋索合於本性的生活。是以就其意義的脈絡而言，「吾道」也指涉了詩人所規劃的人生願景^⑩。〈赤谷〉一詩中的「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也有類似的情形。「道路」在此指艱難的、致命的路途，應無疑義，但一接上後面的詩句，便有了變化：詩人畏懼死於道途，是因為害怕被隱居的高士訕笑，更深層的原因也許是當初自己並未選擇隱居一途，而今出仕不成、枉死道路、辜負初衷，便生憾恨，因此，「道路」便指向當初詩人選擇的人生。再如〈鳳凰臺〉「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的「路」意為通向鳳凰臺的山路，然而對照整首詩的意涵，則不難發現，這條「路」也暗寓杜甫為國效力的心願。山路之不通喻示報國之無門，具體與抽象的意義在此兩相映發^⑪。

「道」在紀行詩中所顯示的意義情形，正可作為杜甫有意建立「旅途」與「人生」間之隱喻關係的起點。因為在「道」具有雙重意義的詩篇中，他已然構建了「『吾道』是『吾道』」這樣的隱喻語式，因為他在講旅程之同時，也在暗示著人生。「吾道」具有雙重意義的現象，說明了杜甫有意讓讀者在閱讀時，把他的紀行詩作二個層面

的詮解——既描述真實的旅程，也暴露了他對人生的沈思。

Donald Davidson 曾指出：隱喻可被解釋成一種意義的曖昧不明。在隱喻的語境中，有些字詞不是擁有新的意義，便是保留了原有的意義，隱喻的力量即依賴在前述兩項意義間搖擺的不確定感^⑬，以此處的例子來說，亦即在「道路」與「人生」間尋找比較能符合詩篇意義脈絡的詮釋。依照我們前面對「吾道」的語意分析，紀行詩的確有與此相同的情形，這也可說明其所蘊含的隱喻關係。

一般而言，文學批評中所謂的「比喻」包含了直喻、隱喻、借喻、提喻四種。依王夢鷗先生的歸納，「借喻可歸併於隱喻，而提喻則根本不存在，它不屬於直喻就屬於隱喻…然則，譬喻法不過是直喻與隱喻而已。」^⑭而譬喻法不管被如何頻繁地使用，「但它始終不過是『甲比乙』的方式」^⑮，它的原形式是 $A = B, B = C, \text{故 } A = C$ 。^⑯

而比喻成立的形式要件是：

第一、必須有不同的二個對象，A 與 C；第二、A 與 C 必須有 B 使之相牽連；第三、這個 B 必須是 AC 共有的某種價值。^⑰

以「道」或「吾道」為例，說「『吾道』是『吾道』」看起來可能是一個相當奇怪的句子，不過，就「道」所指涉的雙重意義而言，作為 A 和 C 的「道」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它真正的形式是「吾道（旅程）是吾道（人生）」或「吾道（人生）是吾道（旅程）」。

由於杜甫在建立旅程與人生的關係時，並未明說（如明喻一

般使用喻詞)「人生似旅程」或「旅程似人生」,再加上詩人在此處所建構的隱喻涉及許多「字典敘述編纂所捉摸不到的語義現象」^⑧,人生和旅程的相關性與共有的某種價值非字典所能完全提供,因此,用「隱喻」來界定這樣的關係無寧是較為適當的。

至於使其發生關係的B則依每首詩而有不同的內容,若將整組紀行詩所呈現的B視為一個集合,更有助於我們了解入蜀紀行詩中意涵豐富多變的人生隱喻^⑨。若視整組紀行詩為一組歷紀途中所見所感、自成系統的作品,又加上〈發秦州〉一詩所云之「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所指,在出發前即把以後的經歷視為「吾道」,則二十四首紀行詩即可看作是一大型的隱喻,只是其兩端所包括的內容異常繁複而已,其表述意義的途徑也由個別的詩篇與跨越詩篇之大小不同的隱喻所互相影響、支撐、補充而成。就其對比喻物和被比喻物的經營而言,和樂府古題〈行路難〉的傳統顯然是有所區隔的。

二、紀行詩中的人生論述與行旅實況

如同前節之討論所得,紀行詩中的人生論述和行旅實況為其隱喻之兩端,二者皆具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因此在進入紀行詩中人生隱喻的具體分析前,先將構成此一大隱喻兩端(即王氏所謂之A與C)之內容做簡單的歸納,以利之後的詮解。至於二端所共有的價值B,則於下節再作探討。

(一)紀行詩中的人生論述

紀行詩之人生論述記錄了詩人入蜀途中的各種感慨與思索，茲依兩種路線分別歸納其大意。

1.杜甫寄望入蜀之行能達成的三個願望

杜甫在紀行詩中發抒的人生感嘆及思索省察，是接續其秦州經驗而來的。他在秦州的生活清苦，「但正常情況下尚可求得溫飽。只是住到後期帶來的錢漸近用完，親友的資助和賣藥所得都很有限，生活便越來越難。」^{②①}此時，他藉著對東柯、仇池的嚮往，表達其強烈的隱居心願^{②②}。離開秦州到同谷時所寫的〈發秦州〉一詩，清楚揭示了他遠行的三個目的：因為生性懶拙，無法自謀生事，他除了想求飽暖之外，並趁此機會一償旅遊名勝的宿願，追尋合於本性的生活。

這三個心願在旅程中各有其發展的軌跡：

(1)求衣食飽暖

旅程中的艱難危險，在某一層面上，皆可視為對此追求所做的努力。沒有足夠的衣食，詩人便無法進行對其他二個心願的進一步追求。〈鐵堂峽〉的末聯「飄蓬踰三年，回首肺肝熱」，寫的是回顧三年來奔走逃難的徒勞無功，因而激動不安。雖然他願追求足衣足食的生活，卻提醒自已不能妄取非分之財^{②③}。然而在同谷——一個原先夢想的豐美之地，他卻陷於可怕的飢餒寒凍之中，在秦州出發時所有的期盼至此完全破滅。詩人縱有百般無奈，也只

好繼續走上征途^②。〈發同谷縣〉之初，他再次回顧原先的期盼與受挫的現實，寫出「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的詩句，藉著自嘲的語氣，與賢聖作比並以此安慰自己。至此這個願望變得更為遙遠難及，也反映出詩人內心的急切不安。走到〈飛仙閣〉時，他把饑飽與否當成是命運的定數，已非個人力量所能宰控——「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這樣的表述，一方面當然有達觀的成分，但主要還是出於無奈。到達旅途的終點成都時，詩人看到的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城市，在這裡求取基本的溫飽並不困難，但這一點寬懷迅即為濃厚的思鄉之情所掩蓋，顯現了詩人所置身的情境，原是層層套疊的困頓。

(2) 一償旅遊名勝的心願

〈發秦州〉詩寫盡對飽暖的渴求後，筆鋒一轉，說道「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遠離家鄉雖然令人神傷，但也許可以因此一償遊覽名勝的宿願。當然，他原來的期盼可能未及於之後他所經歷的奇山異水，而只限於可以並船行遊的「清池」、略享美名的谿谷。然而在艱難的行程中，他也能確看到了遠出於意料之外的各色風景。而且，即使是在艱難旅途中，我們仍可感受到杜甫對「遊」的投入與用心——他費心地描繪各種不同的風景民俗，也用變化萬千的筆法呈現旅遊的心得。

(3) 追尋合於本性的生活

詩人離開秦州時，埋怨此地人事稠繁，不合於自己不

喜應接的本性，因而決定離去。但他所謂的合於本性的生活是什麼呢？在此至少該是比較清靜的生活吧！而正式上路後所寫的〈赤谷〉詩有這麼兩句：「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透露出詩人著實曾在出仕和隱居間掙扎過，如今壯志不成，怎不令人抱憾？前面既說「應接非本性」（〈發秦州〉），此處又恨仕途無功，這次的旅行，看起來好像提供了詩人得以翻攪多年來潛存心中之矛盾的機會^{②4}。

〈發同谷縣〉詩與〈發秦州〉詩同為二段行程之始的序詩，杜甫在這首詩中重拾〈發秦州〉詩所開的話頭，自嘆懶拙，雖喜地僻之同谷，但「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遯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說明他心中所嚮往的是自由自在的隱居生活，他認為讓他不能了遂心願的是「物累」。在目擊〈木皮嶺〉如「崑崙」、「玄圃」般的清麗景色後，他問自己「對此欲何適？」並因此「默傷垂老魂」，乍然和想像已久的勝境相遇，詩人原先以為自己應該會選擇夢中的樂土的，但他最後卻未能如此，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在〈五盤〉中有了初步的解答：他喜歡五盤的淳朴風俗、佳秀山色，但在之後卻寫到賊亂未平、弟妹流落，「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此地已近成都，故以成都代指五盤），他終於了解自己為何不能甘心情願留下來的根本原因了。

詩人認識到，原來他一心嚮往的隱居生活，並非他原先設想的、是合於他本性的快樂生活，他無法過那樣的生活，並非如以往所想一般，是受妻兒或是什麼別的「物累」（如生活的重擔）所牽繫，真正的原因，是他懦弱的

性格與他自己甘於為妻子或他事所拖累。

詩人的三個願望在旅行中各有發展，也使詩人進一步明瞭自己對人生的恐懼與期待，同時，對自己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2. 杜甫在旅行中反省過去、體認現今、展望未來，並對人生作了總體之思索

(1) 對現在處境的描寫與對待之道

首先，他集中火力描述這次艱難旅行帶給自己的反思：他看到的是遠行的遊子對前路的擔憂與害怕，有時他寧願旅程漫長，也不願在半途死去^⑤；他恐懼自己會莫名其妙歿於荒山^⑥，或從棧道失足墜落^⑦。他體會到妻子兒女帶來的沈重負擔^⑧，但在最後，他訝異自己竟然像是跟著妻子兒女旅行，他們並不能完全被視為累贅、包袱^⑨。他在經歷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勞頓後^⑩，特別感到時間無情的催逼^⑪。同時，他也因此懂得珍視人與人間的溫暖情誼：像他離開同谷往成都時，便感到依依不捨，「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發同谷縣〉）。他也學習到如何在困頓中把握機會欣賞美景^⑫，感受到內心深處對故土的永恒依戀^⑬。

除了勤於探查自己內心世界在此次行旅中的變化外，杜甫也不忘記從各個可能的層面來想盡辦法安慰自己：他說和那些席不暇煖、飯不黔突的聖賢相比，自己還是很幸福的^⑭；他說，身為士人，享有免於服役的優惠，比起一